

枕边墨生香

□黎洁

夜已深，父亲斜倚床头，就着橘黄色的灯光阅读。一阵困意袭来，父亲扔掉书本，侧身而睡。这一幕睡前日常，多年未曾改变。

父亲当年在生产队，天一亮就出去干活，到晌午才能回来，一回家感觉他整个人都像散了架。他就斜倚在床上，靠着那个枕头，再拿出枕边那本书，书里的精彩内容，便将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父亲的枕边书，比较杂，有古典小说，有诗词合集，如《道德经》《诗经》，有《论语别裁》，也有年轻时喜欢读的《水浒传》《围城》等等。这些书在他心里，成了一位位沉默的老友，无需多言，每日晨昏默默相伴，分担忧愁，分享喜悦。他喜欢纸页散发出的干草气息，喜欢指尖摩挲书页感受纸张的润泽与温度。摩挲书页的感觉，就这样伴着他，从青年走到老年。

春夜读书，有春风习习拂过窗棂；夏夜读书，关上窗户，听骤雨扑打玻璃，读“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秋夜读书，偏爱《前赤壁赋》，“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冬夜，躺在温暖的被窝里，一盏小灯，什么书都看的他，就是在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一路走过来。

读书的方式、目的各有不同。枕边书中，有些是需要回味和咀嚼的，有些是用来释放心情的。每本书与父亲，可能都有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如父亲读完《道德经》八十一章后，随手翻到任何一页，读上几句，就会让父亲浸入一种沉思状态——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与这个世界。《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却在父亲心里

长成了一片可以随时休憩的密林。他说，心烦时走进去，有“上善若水”的潺潺声；迷惘时，抬头便能见“道法自然”的光线穿枝拂叶。有时，他会忘了这是一本哲学书，不再刻意追寻世界本源、社会运行的玄机，而只是沉浸在文字里；或者让自己化身为春秋诸子中的一员，隔着千年的风尘，与老子争辩某些思想，是否还能为今日复杂的世界指点迷津。

白日于熙熙攘攘的尘世间忙碌过后，有疲惫感之时，父亲就会拿起一本书。好书当然需要静下心来看。这个时候大多属于夜晚、小窗和枕边。

枕边书于父亲，也是催眠剂，更是疗愈之药。前段日子，父亲无端陷入一场是非，冤屈至极。那阵子，他常对着饭碗发呆，夜里翻身比以往更加沉重，眉头紧锁，话语稀疏，整个人被不良情绪裹挟着，陷入持续的内耗，难以自拔。一个夜晚，他心中烦闷无法排解，随手翻开一本书，竟是

黑塞的《德米安：彷徨少年时》。“假如我们怨恨一个人，我们恨的是在他形象中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本身所拥有的。凡是我们本身没有的东西，并不能激动我们的心。”父亲盯着这段话，眼睛似被钉住了。床头的灯光被他的身体遮住，在雪白的墙上形成大片黑影。那黑影随着他呼吸微微起伏，摇晃得厉害。他感到一阵眩晕，那句话像冰锥，刺穿了厚厚的情绪茧壳。过往的种种不甘、愤懑，瞬间变得无比清晰，又无比荒谬。托着书本的手微微颤抖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长长地、沉沉地呼出一口气。

如今，父亲的床头，枕边书堆叠得越来越高，像层层叠叠的阶梯。白天无暇，那就于夜深之时，随文字在另一个时空里遨游——是幸运，也是幸福，连梦都觉香甜！那是书的芬芳，是皱纹舒展、安心睡去时一声满足的呼吸。



心境界

物蕴相通理
书言共性情
闲心漫游远
怀字便清明



品香茶

夏暑试明前
山泉展叶颜
清芳一盏饮
心底漫云烟



治忌口

忌口颇为苦
自持常自宽
监督施大法
饭菜整锅端



医谁病

天真知物性
各自处安然
针刺绝飞絮
愚心谁可怜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本版邮箱

zhoumowenyan@126.com

草亭秋曲

(外三首)

□郝兴燕

茅尖垂露
风数残荷
半卷竹帘筛秋光

石臼承雨
蓄半池云影
浮萍漫写涟漪谱

樵夫歇担
抖落一肩松声
粗陶碗里漾山色

暮色浸檐时
蟋蟀衔来草茎
将月光
谱成弦索

静坐

竹影扫过石阶时
蝉声渐渐沉入衣袖

茶烟在杯沿徘徊
一片银杏叶飘落
轻轻压住晃动的光斑

远处山寺的钟
将暮色推入溪水
而我的呼吸
正与流水调整着
相同的频率

忽有晚风路过
翻动膝上未合的书页
那些墨迹忽然羽化
成一行白鹭

永远的轮渡

暮色浸透船票时
汽笛在江面写下光痕
摆渡人收起缆绳
将两岸灯火捻成长线

穿蓑衣的老者
用橹摇碎满天星斗
他竹筐里的银鳞
还跳动着白日的余温

学生们的书包

挤在船舷摹写星河
铅笔沙沙的声响
比江水更深

而母亲等待的身影
在码头站成温柔的桅灯
每当浪花轻吻石阶
就有一朵月光

秋

风扫过稻尖
洒下满地阳光碎片
谷粒在晒场起舞
撞响晴空的铃铛

枫叶飘进窗棂
在课桌上写满信笺
少年用橡皮擦拭
一页未写完的夏天

祖母拆开棉被
掏出云朵絮进冬衣
针脚牵引着暖意
缝补渐凉的晨昏

最后的蝉声
卡在树杈间
凝成琥珀色的蜜糖